

## 海陆之间是故乡

### ——2019年“闽粤·海洋”研习营心得体会

蔡宣皓 同濟大學建築系博士生

在这短短十天的考察、研习过程中，我们沿着海岸线由粤入闽，一路跨过珠江、韩江、九龙江和晋江，观察到闽粤沿海区域社会丰富多彩的面向。无论是远洋航行与商业贸易，还是登陆上岸与围海垦田，乃至修举业、参政事，海上人群似乎样样精通，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为了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社会内部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应力，从而锻造出富有韧性的社会结构。

正因为如此，明清闽粤沿海区域社会表现出特别的复杂性，似乎没有所谓的突出特点。当我们将视野扩大至世界，将闽粤海洋社会与其他诸多沿海区域社会对比就能发现，它既没有发生环北海地区海洋社会那样横跨5至11世纪的武装拓殖浪潮，也没有南印度与波斯地区那样在宗教、艺术领域持久而强大的对外输出，更没有近代以来西欧海洋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商业制度影响力，甚至论及近代之前的远航极限能力，反倒是遍布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文明能够代表人类的最高水平。

如果我们从陆地的角度去审视闽粤海洋，却会发现这是一个与陆地文明深深扭结在一起的区域社会。经过数千年的历史过程，闽粤沿海区域社会成为了沟通东亚内陆与海洋的重要枢纽。无论沿海地区与内河流域腹地的密切联系，还是成功适应海洋环境的宗族文化，这些都逐渐将闽粤沿海地区纳入陆地体系之中，各种社会文化的交织反而使明清以来的闽粤沿海社会具备了强大适应能力，并成为了与大陆腹地结合最紧密的海洋区域社会之一。这一特性足以表明，讨论闽粤海洋始终不能脱离背后若隐若现的大陆腹地。

回到我更为熟知的建筑史领域，那更加是一部书写在陆地上的历史。对于明清时期乃至更早历史时期的闽粤海洋人群而言，建筑并非必须之物，他们驾驶船只漂泊到南洋，往往就直接将船体拆卸为木料，搭起窝棚临时定居下来，直到又有移动需求时，再造船远航。甚至对于东南亚居民而言，最大财富就是身边的金银细软，建筑只不过像是随时可以更换的大号衣服，其他意义微乎其微。至今除了在湄公河三角洲等地还仍有少量的水上人群的海上高脚屋或者渔民的船屋，存留下来纯粹的水上人、海上人的建筑已经非常少了。然而就在这部“陆地史”中，我们也能注

意到一些蛛丝马迹，明清以来，这些人群上岸居住之前有很大部分是依海为生的，因而目前所见的传统民居、庙宇有相当数量就是海洋人群登陆的痕迹。过去我们关注的海陆转化主要涉及产业与生计的嬗变，文字与仪式的传播，实际上这一转变还关乎空间观念的变迁。空间秩序是社会结构最直接的物理体现，也能带来潜移默化的结构性影响，我们今天仍然能看到的各类闽粤建筑，实则是在规划、建造的那一个时间点上固定下来的秩序。在面对强大的陆地传统，这些海洋人群是如何应对并适应空间秩序的重整的呢？建筑上表现出来的秩序凝固的过程，包括之后的一系列的变化成为了我们观察当时社会组织变化的绝佳窗口，这种转变的历史过程正是“海洋建筑史”所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我们此行在中山翠亨村看到了珠三角沿海聚落演变的微缩历史，近代以后的影像技术也记录下了秩序重整之后的形态。我们需要敏锐地注意到，这些街巷横平竖直、建筑排列整齐的样貌并不是闽粤沿海乡村聚落在大部分历史时间里的形态，更非村落的原貌。这反映的其实是房屋的建造和村落的规划那个时间点沉积下来的社会格局。时过境迁之后，翠亨依然保留下从单开间、双开间，再到 L 形院、多进院落完整的建筑形制类型，不断规制化的空间物质变化背后反映的实则是逐步扩大的家庭形态和逐步规制化的宗族秩序，我们甚至依稀可以想象秩序凝固之前的聚落形貌。在清末，全村最华丽的建筑就是最前面的一排富户民居、祠堂和寺庙，而早年孙中山先生一家作为贫困人家只能排列在秩序行列的最末尾。耐人寻味的是，中山先生在重修故宅故意选择原来的背面作为主立面，与原有空间秩序中统一立面朝向正好相反，最后连村落航拍的历史照片的视角也被转变，曾经满是夔龙纹装饰的村落正立面已经被遮盖隐藏在照片的背面。

翠亨村的聚落演变史只是明清广大闽粤沿海聚落变化过程中一个很小的例子。与中世纪欧洲沿海地区依托沿海城镇据点群落发展起来的城市同盟不同，闽粤沿海社会的历史变动除了发生在少数由政府掌控的城市港口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数量众多的乡村之中。尽管受到多次历史浪潮的冲击，但明清以来千千万万个像翠亨村这样的沿海聚落逐步建设起来，形成了越发稠密且相对匀质的沿海社会。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规模宏大的营造运动和聚落环境变动历程，在物质空间变化的背后也伴随着同样巨大的一系列社会变化。

聚落演变过程的理性叙述总是有些轻描淡写，而当目睹聚落与海洋直接面对时的场景，却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冲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在海坛岛上的下午，刚开始还风和日丽，阳光明媚，站在海岬尖峰上环视洋面上的船队，一览无余，壮阔非凡。突然之间海风涌起，裹挟着海雾向岛冲来，如墙推进，仿佛舞台幕布快速拉上，眼看着整个船队和整个海洋逐渐隐藏其后，接着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遗世独立，不知身在何处，只听得耳边海风的呼啸，只看见附近面朝大海的无言

墓群和小庙。回首远处，夕阳在浓雾背后泛出弥散的黄光，巨人一般的发电风车依然缓缓转动，叶片间或切割开云雾，而山下的红瓦石头厝屋面在橙色海雾中层层叠叠，交织成片，仿佛一只浮于海中的沉默巨兽满是鳞片的脊背。人们造出这样一头无法被吞没的巨兽以栖身，而巨兽也需要海洋承载涵泳。此时此刻，海洋与陆上的聚落已经融为一体。